

關漢騫事略

關漢騫先生遺著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湖南省宁远县委员会

前 言

遵照《政协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》关于“要逐步开展与台湾的史料交流”，

“以互通有无，增进海峡两岸史料工作者的互相了解，共同担负起整理祖国历史遗产的任务”的意见，经多方努力，我们收集了阙汉骞先生的有关资料，并出版了这本阙汉骞事略。

阙汉骞（1902——1972），字拨云，系湖南省宁远县柏家坪区清水桥乡阙家村人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，曾任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等职。在云南腾冲一役中，阙先生率部全歼腾冲日军，蜚声中外。若干年后，日本军事教官也承认：“腾冲之役是中国最成功的歼灭战，因为日本军队全军覆灭，一个也没有跑掉！”这充分

显示了阙将军的杰出的军事才能。抗战胜利后，阙将军率部接收广州，旋即开赴东北，参加内战。一九四九年去台。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。

阙汉騫先生堪称一名儒将。他擅长书法，造诣颇深。他说：“吾一生在功名中行，而功名对我实如浮云过目，无足轻重，只书法，则实为我第二生命。”其所书“四体千字文”被称为“拨云体”。阙书笔力千钧、遒劲雄浑，深为行家称道。

阙汉騫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：“余出入枪林弹雨中数十余年，未曾带伤，今又有园满之家庭团聚于此，天之于我者厚也。惟冀还我故居，放怀九疑山水之间，得以其余年致力于所好，此又人生之大幸，为余馨香祝禱寤寐以求之者也。”其爱国思乡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《阙故将军汉騫传略》、《阙汉騫书法及其四体千字文简述》、《宁远拨云将军暨德配欧阳

夫人七秩双寿金婚庆言》三篇曾发表于台湾《湖南文献季刊》、《戎马关山话当年》、《阙汉骞与腾冲歼灭战》、《抗日名将阙汉骞》等三篇曾发表于台湾《中外杂志》，《阙汉骞》曾发表于台湾《传记文学》，我们略加删改刊出，并附照片数幅。这些资料系宁远县政协常委欧阳维湘出面联系，由侨居美国的阙汉骞先生之长女杨阙天正女士提供的，在编辑过程中，省政协文史办曾给予热情指导，在此特致谢意。

最后，我们热诚希望海内外有关人士，继续撰写回忆阙汉骞先生的文章和提供有关史料。来稿请寄宁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。

编 者

1988年4月



阎汉卿及夫人杨如女士

目 录

前 言

- 戎马关山话当年……………阙汉騫(3)
- 阙故将军汉騫传略……………萧天石(19)
- 抗日名将阙汉騫……………王成圣(24)
- 阙汉騫……………于翔麟(31)
- 阙汉騫与腾冲歼灭战……………关 儒(35)
- 阙汉騫书法及其四体千字文简述……………萧天石(57)
- 宁远拨云将军暨德配欧阳夫人七秩双
寿金婚庆言……………成惕軒(68)
-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……………(73)
-



闕漢騫將軍像

戎馬關山話當年

闕漢騫回憶錄

闕漢騫遺著

我生不辰儼猶孔棘

流光如駛，歲月不居，六十之年，忽焉已屆。人事滄桑，變亂靡常，半生戎馬，無所建樹，有不胜其今昔之感！爰就記憶所及，走筆書之，往事那堪重回首，冀以志吾過，且勵來茲。

在湖南寧遠縣城之北，距九疑名勝約六十公里處，有一小村，庄名闕家庄，此即余之出生地。時當遜清末葉，為八國聯

军入京之后一年，正公元一九〇二年，亦我国国耻最重，条约最苛，即所谓订立辛丑条约之年也。诗不云乎：我生不辰，**璫犹孔棘**。此二语又不啻为余出生时之写照。我阙姓之聚于宁远，实远在元代中叶，三迁而至阙家庄，历代人丁稀少，不甚繁衍，在湖南为最小姓氏。有时有人将阙字误为关字，其意殆以关龙逢封于泰安，居阙里，而以里为姓，是亦有所本，无足怪也。相传明末闯献之乱，我族人东奔西逃，流离转徙，兵灾之余，所存不过数人而已。幸我复圣公崛起陇亩之间，以捕盗有功，博得一官，固又继续绵延阙姓之福祀，由复圣公至今，又历三百余年矣，合族亦不过百数十人，族之小可知也。

阙家庄虽不大，但环境秀美，景色葱茏，风物天然，左右溪流环抱，溪流俱汇合于庄之正前面，河身成一条直线，宛如一襟之带，三面临水，一面近山，风露家称之为船形；可惜地方面积太小，倘使稍大，岂非一易防难攻可战可守之重镇，为兵家所必争乎？庄之左为杨家，杨为宁远最大姓氏，聚族何止数千百家；右为郑姓，人口之盛几与杨家相埒；吾阙姓处此两大姓之中，正如先秦时渺小之郑，而介乎齐楚两大国之间，事齐乎？事楚乎？其处境之难，可以想像；然在此等环境下，每易养成小姓之人一种倔强不屈不挠之个性，与独立创造冒险犯难之精神。

家世耕读崇尚俭朴

吾家世代耕读，崇尚俭朴忠诚。父兴富公，母李太夫人，生余兄弟四人，姊一，余年最小，当余六岁时，即延师课读，天资虽不甚高，而体力则过人。九岁入平田伦英初小，伦英小学为杨康吉堂所创办，是杨家私有学校，子弟多纨绔习气，彼等自视甚高，而对外来就读之人辄喜不时加以鄙视与捉弄，习以为常，毫无忌憚。记得其时小学生写字，风行一种黄毛笔，价极便宜。余之笔彼等可以随便损坏，但余若一拿错彼等之笔，不仅需要赔钱，且常因此而引起打斗，彼等人多，一呼成群，而余亦不甘示弱，屡作顽强抵抗，老师司空见惯，不以见责，每笑而排解之。彼时孩稚之气，迄今垂垂五十余年。记忆犹新，今生宁可复得？

在伦英读完三年，考入宁远县立高小，环境与伦英迥别。毕业后，入第十三联合中学，为四年旧制，将临毕业之时，正值五四运动高潮迭起，学风丕变，一般学生，几如脱羶之马，任意奔驰于书本之外，尤多课外活动，只要学校当局稍加干涉，则目为顽固，群起而攻之。我校杨校长在当时同学心目中，是个十足老顽固，不仅遇事阻止，对同学开口即用开除作

为恫吓，余于其时罔知天高地厚亦卷入打校长旋涡，终以风潮闹大，几不可收拾，遂不得不离开学校，向长沙教育坪驻军请求当兵；好在月余以后，学校浪静风平，余之毕业文凭随之发下，于喜出望外之余，深加痛悔，几凭一时血气，误我未来前程；于是设法脱离教育坪军部，考入湖南公立法政学校。

回溯五四运动，是以民主科学为号召，为历史上最有意义之新文化运动。我国自清末民初以来，在政治方面，于异族专制压迫之余，继之以军阀荼毒生灵，非民主无以救国家。在文化方面，在长时期沉浸于陈腔滥调八股时文的麻醉之后，非科学无以开民智，而且文字改用语体白话，以求通俗易懂，最合时宜。

母丧辍学毕生憾事

当余考取法政学校，满怀从此可以深造，得专习一门之长，于心身大为振奋，不意其时交通不便，邮书往返需时，几次家书催促汇款，急难得复，而校方限期缴款入学，又迫如星火，不得已，一面向学校申请展限，一面亲自回家取钱，虽经长途跋涉，不觉辛劳；诤意行抵故乡距家三十里之鲤溪，而惨闻吾母李太夫人之丧，晴天霹雳，痛不欲生，哭向家门，洒泪三十里，游子远归，慈亲见背，哀毁之状，曷可胜言！此际痛

遭母丧，因而辍学，为余毕生一大憾事。吾母李太夫人为同邑李氏姓，亦系大族，性仁慈，好施与，于贫而无告者，必尽意周恤之，而对苦力尤怜悯备至，遇有忍饥挑柴至家卖者，必饱之以饭；其他细微之处，尤难缕述，故辞世数十年，墓门松柏成荫，乡人犹有垂涕而道之者，其慈惠感人至深，有如此者。

李太夫人弃养之翌年，为民国九年，奉严命与杨如结婚。杨如之父为又陶先生，性豪爽，善书画，能文章，当余读伦英初小时，人皆笑余体格高大，笨拙无能，先生独大加赏识，常谓阙家子磊落魁梧，写字亦洒脱可喜，吾家子弟都不如，杨如之来归，实先生之意焉。而余戎马数十年，得致力于行阵间，无内顾之忧，杨如内助之力为多。惟余稍有成就之日，而先生不及见矣，每怀知遇之恩，感激不能自己！

婚后从戎生涯潦倒

婚后蛰伏家园，百无聊赖，藉临池与看小说以自遣，记其时于张迁碑似感兴趣，而于颜书尤爱好之。小说如三国演义、水浒、西游记一类之书，无所不窥，常至深夜不释手。每思学业未成，遽遭母丧，又不禁悲从中来！孙策月下流泪，自伤不如人，而刘玄德之感脾胃肉复生，叹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何况静极思动，人之常情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岂能终老闲巷！于是远行之

志已决，得吾父亲允许，先至长沙，本欲入讲武堂，以不得门径，去而之澧州。

时澧州为常澧镇守使署所在地，镇守使为唐荣阳，余去澧州之目的，是欲投效镇守使署所办之学兵队当学兵，但在当时地方武力盘踞之下，当学兵必须有来头，非短时间可以进入，只得住旅馆等待机缘，不料一住数月，仍无门径，不胜逆旅穷愁之叹。当年秦叔宝尚有马可卖，余则萧然一身，别无长物；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后由澧州往支家口途中，邂逅镇守使署副官长潘佑峰先生，以支家口一席谈，而订忘年交，得彼吹嘘之力，唐荣阳镇守使委余以属官，而余志不在此；以人生七尺昂藏之躯，际兹乱世，非赌命于枪林弹雨之下不可，故于唐镇守使棠园召见之日，即请求当学兵，比蒙嘉许。在学兵队受训半年，考入教导团，教导团为军官教育，自团长以次，几清一色为湘西人，湘南仅余一人，环境又回到读伦英初小时代，同学间之恶作剧甚或过之，其间琐碎，不待详说；但受训未到完满之期，局部内争已起，唐镇守使将一切兵权交与林支宇先生，教导团解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为吾国老习惯，牢不可破，势力既属林之范围，湘西人站脚犹难，何况于余？不得已又到石门住旅馆，重演澧州时之潦倒生涯。

矢志革命考入黄埔

后来仍得潘佑峰先生之力，向林支宇先生报告，谓湘南只余一人在石门，请予优遇，林即手函囑至郑支队宪廷处，时值民纪十二三年之交，湖南有些军队里发生一种怪现象，有钱购枪者，不管老百姓与做生意之商人，连长、营长都可担任，无钱购枪者，即正式军官出身，亦只好望洋兴叹。郑以林之手函不敢却，派余到第二营营部服务，毫无意义。惟其时革命高潮，已荡漾湖南每一角落，任何恶势力严防监视之下，都不能抑制国民党党人暗中积极活动，余在常德时，得杨熙绩、覃理鸣两先生之介绍，已加入国民党，因在郑支队不久，即请假去安乡友人处，等待机缘去广州，及探知黄埔招生确息，即赴长沙，经武汉、上海泛海广州，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。在湘西两年有余，饱经事故，历尽艰辛，然每至山穷水尽之时，又开柳暗花明之境，诚不知是一段流浪史，抑是一个黄金时代，每一回思，历历如昨。然于潘佑峰先生之关照，始终念念不忘，而自湘西一别，竟杳如黄鹤，无由通问，人生会合，真有前定耶！？

入伍期满，进入军官教育，其时使余最感兴趣者，是军校

同学素质均匀，都是一般青年学生，且多有受高等教育者，虽然是军官学校军队之生活，仍保有文学校儒雅之作风，尤其同学间相亲相爱相互切磋之精神，有如家人兄弟骨肉，比之在湘西时之学兵队与教导团，各倚门户，各逞气能，教育形式表面虽较严格，而其间之各怀鬼胎，莫测高深之险恶现象，实有天渊之别；所以国民革命军与其他军队不同之点在此，而成功与失败亦在此。毕业后，余留校，充第五期见习官区队附，

奉派练兵半筹莫展

民国十六年间，宁汉分裂，校长蒋中正辞职下野，有如群龙无首，一般人虽外示镇定，内心不免徬徨；余于其时由校方派至第二十独立师工作，以为从此可以参与战场间实际战斗生活，以达余之素愿，而在当时校方派余与同学到湖南之要旨，是以其时湖南部队，尚多积习未除，地方门户之见犹深，要余等练兵从基层改造起，使成为一支强有力之党化国民革命军，于是满怀高兴，到达武冈第二十独立师师部，师长廖湘芸先生，为新化人，曾追随总理孙中山先生，为一忠厚长者，并非出身军旅，一见余等到来，极表欢迎，当即派余到教导团担任训练初级军官及士官工作。但师之装备不如理想，而所谓教导团，人多于枪，其他两个独立团，更是虚有其名。再一探听其

所属两个旅，装备较完整而有战斗力者，又皆绿林豪杰出身，尾大不掉，各行其是，虽然革命军人有创造环境与改造环境之大无畏精神，但在此种环境下，从何做起，明知不可为，亦乘既来则安之意，打起精神，努力以赴，整日与官兵兄弟同甘共苦，勤修苦练，在短短几个月中，官兵学术科都有进步，经逐步整顿，稍具规模；某旅长知于彼不利，竟先发制人，以武力迫使廖湘芸师长离开武冈；最可笑者，当廖湘芸离开武冈时，某旅长还恭恭敬敬，列队故里，亲自欢送，充分表现出其绿林豪杰之积习。后来余随师部在新化驻一时期，遭遇种种，亦如白衣秀士王伦，不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，如廖湘芸先生如此厚道之人，何能带兵，校方此次派余来此，人少力薄，一筹莫展，深引为憾。算是开了一次大玩笑。直至校长蒋公复职，方鼎英教育长出任第三集团军总指挥，复电召余等前往，方离开新化，在廖湘芸师数月，毫无成就，半筹莫展，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去，曷胜蹉跎之感。

出任第十四师师长

在方鼎英总指挥部，以职位不称，落落难合，旋亦离去，闲居武昌，每感遭逢不偶，情绪纷纭，心灰意冷，几番欲归

去，又思古之英雄豪杰，无一非从艰苦中奋斗而出，或者人生际会有时，时运尚未到来，青年人只可困其身，而不可馁其气，固复贾其余勇，充军校武汉分校第七区队长。民十九年教导第三师成立，钱教育长大钧出任师长，调充学兵连长、复迁营长。教三师旋改第十四师，师长为陈诚将军。余以战功不次升迁，营团长而旅长，迄至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常德接长第十四师矣，其间十年之中，只副师长任内在一百八十五师半年，十四师已为我的第二家庭矣。

抗战军兴淞沪督战

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变起，抗战军兴，其时余任第十四师四十旅旅长，参与沪战，战事由安内而转入攘外，正军人发挥天职保卫国土之时，官兵激昂慷慨，英勇无以复加。我于罗店洛阳桥之役，在敌机炮火猛烈之下，督战前线，士气百倍，官兵牺牲之壮烈，至足惊人，而敌寇之伤亡，亦极惨重。由上海转进时，我旅担任掩护，于暂节渡一役，白刃相接，反复肉搏，尤足以寒敌胆而泣鬼神。当时有谓日本军阀，凜于上海之一战，徘徊迟滞于长江下游，未敢遽窥武汉者，殊非过甚夸大之词。又如二十八年冬，余由常德率领第十四师参加粤北会战，确保韶关，卒出奇兵一鼓而下翁源花县，迫敌于广州近

郊，亦抗战战役中精采辉煌之一役。考其原因，要亦“将军有必死之心，士卒无幸生之想”，有以致之也。

柳州师次遽丁父丧

最难忘者，二十九年春，十四师由粤北会战后，奉命移防桂南，道出衡阳，适内子杨如迎养吾父于南岳寓，星夜趋省，见吾父戏弄诸孙，步履康强，无龙钟老态，于余多所训勉，时正农历年除夕日，团年后，余就征途，吾父旋亦还乡。不意翌年夏间，师次柳州木罗村，吾父之丧耗以至，距其八一大庆，不及一月耳！转念少时于鲤溪获母耗，会又于木罗军次惊闻父丧，从此“树欲静而风不停，子欲养而亲不在”，白云悠悠，此痛宁复有终极耶！比蒙层峰准假回籍奔丧，然至此几离家二十年矣。

游子复归，严亲又背，追思童年，感泣无已！吾父兴富公，生性纯笃，孝于亲，友于弟，敬于里，慈于众，复热心社会公益，最喜欢读书人，好酒而不乱其真。亦常课农田亩，宗祠为水所淹没，废为丘圩，独出资重建，不假族人分文。最脍炙人口而为乡人称道者，为赶集清水桥，身边所带之钱被窃，以逢集人多，当小偷窃吾父之钱时，为他人发现，众将小偷抓